

一代詩豪黃仲則

●駱志伊

三千榜首名震江南

黃仲則名景仁，字漢鏞，號仲則，江蘇武進人。生於清乾隆十四年（西元一七四九）正月初三日，卒於清乾隆四十八年（一七八三）五月十六日。黃仲則在天地間之人生旅途，如曇花一現，年僅三十五歲，逝世距今已二百零五年了。他作詩，先宗法杜甫、韓愈；後變其體為王維、李白、高適、岑參；最終的造詣是：獨任天機，筆鋒縹渺，與謫仙李白最近似。

黃仲則負才氣，有狂名，清乾隆嘉慶年間，論詩者羣推仲則為域中第一。仲則又善駢文、工書法、擅山水繪畫。喜遊覽山川，踪跡歷九華、匡廬、彭蠡、洞庭諸勝境。

黃仲則身世飄零，一生坎坷，歷盡人世難堪之境。四歲父親見背，長兄相繼夭折，家道貧困，由老祖父教養成長。母親屠氏，夜間督課甚嚴，對於他的功課比一般兒童要加倍研習。八歲試以制藝之文，一揮立就，不同凡響。仲則對於詩詞，自幼偏愛。十二歲時，祖父母相繼逝世；一門孤寡，環堵蕭然，無以為生，母親挈之依靠舅家生活。他與表妹阿因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情愛深厚。

黃仲則應江蘇常州府的秀才考試，與試三千人，他以第一名被錄取，名震江南。

名儒邵齊熹主講常州龍城書院，黃仲則與洪亮吉，偕同從與受業，時人稱「洪黃」。不久邵齊熹卒；聞鄭虎文賢，仲則拜謁鄭虎文老師於杭城，受到器重與獎勉，他流出感激之淚說：「景仁無兄弟，母老家貧，居無所賴，將遊四方，竟升斗以奉養老母！」隨即辭別恩師，浪跡天涯。世傳黃仲則喜入山尋求作詩的靈感，鎮日不返；遇狂風大雨，常瞑目坐崖樹下。山間樵夫與牧童窺見，誤以為異人……

黃仲則浪跡天涯，最後由京入陝轉往山西，不幸以三十五歲英年，逝世於山西解州運城旅次。遺物篋中存詩二千首，刊行「兩當軒集」，詩鈔十六卷，古近體詩八百五十四首；文集四卷；竹眠詞二卷，一百五十八闕。

洪亮吉撰「黃仲則行狀」讀之淒酸感人甚深，黃仲則以肺病死，由於結核病菌之傳染，他家父、子、孫三代，都是壯年病逝。夫人趙氏，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謝世，後於仲則之歿兩年餘。黃家白髮孤孫，門衰祚薄，形影相弔，一門淒涼。

清人評黃仲則詩：「咽露秋蟲，舞風病鶴。」係從其遭際立言，失之以偏概全！

蘇曼殊燕子龕隨筆說：「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為誰風露立中宵。」

郁達夫曾謂：「乾嘉間詩人，才非不大，學非不博，然和平敦厚，不免頭巾氣味十足；要求其語語沈痛，字字辛酸，真正具有詩人氣質之詩，自非（黃）仲則莫屬。」

近人磐若謂：「其詩飄逸處不亞於屈騷與太白詩，優美處亦不亞於六朝諸子，切摯處可入杜子美之室，綺麗處則可與李義山相伯仲。」

渭川趙希瑣題「兩當軒集」云：「一身未遇庸非福，半世能狂亦可哀。每自手鈔傳好句，曾聞拍案嘆天才。」

主盟已占騷壇久，獻賦同隨翠蓋來。為愛幽并悲壯氣，頓教仙骨落塵埃。

侯官鄭大澳題「兩當軒集」云：「出水芙蓉麗，天然不受塵。風流千載後，重見謫仙人。」

此日應無敵，高歌信有神。如何難一遇，到處感沉淪。

百言詩成羣賢擱筆

黃仲則曾在安徽督學朱笥河（筠）幕中作客。三月上巳為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，賦詩者數十

人，黃仲則年紀最輕，着白袷衣，立日影中，頃刻間，作詩數百言，羣賢驚嘆爲之擱筆，從此，詩名大噪。他的三月上巳采石磯太白樓詩云：

「紅霞一片海上來，照我樓上華筵開，傾觴綠酒忽復盡，樓中謫仙安在哉？謫仙之樓樓百尺，荀河夫子文章伯，風流彷彿樓中人，千一十年來此客。是日江上彤雲開，天門波掃雙蛾眉，江從慈母磯邊轉，潮到燃犀亭下回，青山對面客起舞，彼此青蓮一坏土，若論七尺歸蓬蒿，此樓作客山是主，若論醉月來江濱，此樓作主山作賓。長星搖落若無色，未必常作人間魂，身後蒼涼盡如此，俯仰悲歌亦徒爾！杯底空餘今古愁，眼前忽盡東南美，高會題詩最上頭，姓名未死重山邱，請將詩卷擲江水，定不與江東向流。」

黃仲則嘗登青山，憑弔「太白墓」，感懷賦詩。飄逸不羣，哀艷絕倫，膾炙人口：

「束髮讀君詩，今來展君墓，清風江上灑然來，我欲因之寄微慕。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，我固知君死非死；長星落地三千年，此是昆明劫灰耳。高冠岌岌佩陸離，縱橫學劍胸中奇，陶鎔屈宋入大雅，揮灑日月成瑰詞。當時有君無着處，即今遺蹟猶相思。醒時兀兀醉千首，應是鴛鴦借君手；乾坤無事入懷抱，只有求仙與飲酒。」

一生低首惟宣城，墓門正對青山青。風流輝映今猶昔，更有灞橋驢背客。（賈島墓亦在其側）此間地下真可觀，怪底江山總生色。江山終古月明裡，醉魄沉沉呼不起，錦袍畫舫寂無人，隱隱歌聲繞江水。殘膏剩粉灑六合，猶作人間萬餘子。與君同時杜拾遺，空石却在瀟湘涓，我昔南行曾訪之，衝雲慘慘通九嶷。卽論身後歸骨地，儼與詩境同分馳。終嫌此老太憤激，我所師者非公誰？人生百年要行樂，一日千杯苦不足；笑看樵牧語斜陽，死當埋我茲山麓。」

詩詠奇險之境，如在眼前；詠宇宙變幻，如在頃刻。他的「登千佛洞岩遇雨」詩云：

木落千山秋，天空一江碧。賈勇登巉巖，扶背瞰危壁。獵獵虎嘯林，陰陰龍起澤。膚寸足下雲，倏已際天白。急雲翻盆來，疾雷起肘腋。同游三兩人，相望失咫尺。飄然冷風過。煙靄漸消迹。兩脚移而東，長虹逗林隙。山翠濕淋漓，苔空見白石。快哉今日觀，橫寫百愛積。山川登美眺，嗟余在行役。陟高峻親履，犯險垂于職。歸當置濁醪，獨酌真驚魄。

黃仲則的「焦節婦行」，生動活潑，詞意蕭森，哀感鬼神，爲有清一代敘事詩之代表作。如以吳梅村「圓圓曲」與之相較也要爲之低首減色。詩曰：
雄鷄齊喚霜滿天，看郎刀裹肩。上肩。

里骨促發如豺虎，語聲未畢行塵前。蹙蹙爲君守鄉里，妾身雖生不如死。床頭有兒呱呱聲，此時欲死還宜生。翠鈿羅襪一時卸，轉託鄰翁向街賣。郎行慎勿愛家中，妾身可碎妾不嫁。生相努力青海頭，死當瞑目黃泉下。等閒一度十九秋，兒成學貫事遠游。妾存已似枝頭露，郎身亦在天邊頭。五更城頭吹簫葉，黑雲如輪月如漆。榮榮一燈青缸寒，蟋蟀在戶鬼在室。忽然四面來血腥，舉頭瞥見神魂驚。一人手提羶體立，遍體血污難分明。汝近前來妾不懼，果是郎歸定何據？一風暗來飄血衣，去日曾穿此衣去。郎歸妾已知，但怪來何遲！床頭一燈滅，梁上長繩垂，又聞瀚海風砂一萬里，郎今幾時飛度此？妾死尚欲隨郎行，看郎白骨沙場裏。

詩值千金付現五百

黃仲則才氣縱橫大半出自上天稟賦，要亦由於苦讀精勤。陝西巡撫畢秋帆（沅）見其「都門秋思」詩，評曰：「此詩價值千金，姑先寄五百金，速其西游。」他的才華之受人見重有若此者。詩曰：

四年書劍滯燕京，更值秋來百感并。臺上何人延郭隗，市中無處訪荆卿。

雲浮萬里傷心色，風送千秋變徵聲。
我自欲歌歌不得，好尋騶卒話生平。
五劇車聲隱若雷，北邙惟見塚千堆。
夕陽勸客登樓去，山色將秋遠郭來。
寒甚更無修竹倚，愁多思買白楊栽。
全家都在秋風裡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。
側身人海嘆棲遲，浪說文章擅色絲。
倦客馬卿誰買賦，諸生何武漫稱詩。
一梳霜冷慈親淚，半甌塵凝病婦炊。
為語遠枝烏鵲道，天寒休傍最高枝。

抒情詩章悱而不怨

黃仲則的抒情詩章，悱而不怨，茲舉四律於

下：

抑情無計總飛揚，忽忽行迷坐忘。
遁擬鑿壞因首傲，吟還帶索為愁長。
聽猿詎止三聲淚，繞指真成百鍊鋼。
自得一甌休示客，恐將冰炭置人腸。
歲歲吹簫江上城，西園桃梗託浮生。
馬因識路真疲路，蟬到吞聲尚有聲。
長缺依人游未已，短衣射虎氣難平。
劇憐對酒聽歌夜，絕似中年以後情。
鳶肩火色負輪囷，臣壯何曾不若人。
文倘有光真怪石，足如可析是勞薪。
但工飲啖猶能活，尚有琴書且未貧。
芳草滿江容我采，此身端合付靈均。
似綺年華指一彈，世途惟覺醉鄉寬。

三生難化心成石，九死空嘗膽作丸。
出郭病軀愁直視，登高短髮愧旁觀。
升沉不用君平卜，已辨秋江一釣竿。

黃仲則少年時的羅曼史，史籍記載甚少，但是從他的許多詩篇中，可以推知他少年在宜興求學時，已有才子佳人的良辰美景，他那時的對象似為一雛妓。詩曰：

大道青樓望不遮，年時繫馬醉流霞。
風前帶是同心得，杯底人如解語花。
下杜城邊南北路，上關門外去來車。
匆匆覺得揚州夢，檢點閒愁在鬢華。
喚起窗前尚宿醒，啼鶉催去又聲華。
丹青舊誓相如札，禪榻經時杜牧情。
別後相思空一水，重來回首已三生。
雲階月地依然在，細逐空香百遍行。
遮莫臨行念我頻，竹枝留浣淚痕新。
多緣刺史無堅約，豈視蕭郎作路人。
望裡彩雲疑冉冉，愁邊春水故粼粼。
珊瑚百尺珠千斛，難換羅敷未嫁身。
從此音塵各悄然，春山如黛草如烟。
淚添吳苑三更雨，恨惹郵亭一夜眠。
詎有青鳥緘別句，聊將錦瑟記流年。
他時脫便微之過，百轉千回只自憐。

黃仲則有「狂傲少諧」的積習，才人好色，情之所鍾，獨在此女。奈何詩人薄命，人面桃花，再度萍水重逢，已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。因而有「感舊」四首，詩曰：

風亭月榭記綢繆，夢裡聽歌醉裡愁。

牽袂幾曾終絮語，掩關從此入離憂。
明燈錦幃珊瑚骨，細馬春衫剪剪眸。
最憶頻行尚回首，此心如水只東流。
而今潘鬢漸成絲，記否羊車並載時。
挾彈何心驚共命，撫柯底苦破交枝。
如馨風柳傷思曼，別樣煙花惱牧之。
莫把絃絃彈昔昔，經秋憔悴為相思。
柘舞平康舊擅名，獨將青眼到書生。
輕移錦被添晨臥，細酌春唇遣旅情。
此日雙魚寄公子，當時一曲怨東平。
越王祠外花初放，更共何人緩緩行。
非關惜別為憐才，幾度紅箋手自裁。
湖海有心隨穎士，風情近日逼方回。
多時掩幔留春住，依舊窺人有燕來。
自古同心終不解，羅浮塚樹至今哀。

情孽鞭撻傷痕累累

清乾隆四十一年，黃仲則至江寧參加鄉試，不幸名落孫山。離江寧，前往北京之前夕，黃仲則鼓餘勇拜訪青梅竹馬的戀人表妹阿因。其時阿因的丈夫雖不在，然仍命僕人擋駕。黃仲則一往情深，頻語通報的僕人說將有遠遊特來辭行，非見不可。表妹阿因無奈，以蒼白之臉，和蓬鬆之髮出見。她一睜侍立僕人，欲語還休，終於道個萬福，轉身而入。黃仲則悵然而返，不禁沉入「廢園定情，風露中宵」之舊夢，悲感不能自己。一夜沉思今生兩人為情孽所鞭撻，傷痕累累，幾

無完膚，天何不仁？於是舉杯消愁更愁。他在醉酈大醉之中，漏夜寫下著名的「綺懷詩十六首」。有情人讀之，無不為之迴腸盪氣，讚嘆不置。名詩人蘇曼殊、郁達夫最所激賞。綺懷詩是這樣的：

楚楚腰肢掌上輕，得人憐處最分明。
千圍步障難藏艷，百結歲鞋不鎖情。
朱鳥窗前眉欲語，紫姑比畔目將成。
玉鈎初放釵初墜，第一銷魂是此聲。
妙語諧謔擅心靈，不用千呼出畫屏。
飲袖搗成絃拉雜，隔窗搽破鼓丁寧。
前裙門草春多事，六博彈碁夜未停。
記得酒闌人散後，共辜珠箔數春星。
旋轉長廊繡石苔，顛提魚鑰記潛來。
闌干刻藉烏龍臥，井畔絲牽玉虎迴。
端正容成猶飲照，消沉意可漸疑灰。
來從花底春寒峭，可惜梨雲半枕偎。
中表檀奴識面初，第三橋畔記新居。
流黃看織迴腸錦，飛白教臨弱腕書。
漫話私心絨豈籠，慣傳隱語笑芙蓉。
錦江直在青天上，盼斷流頭尺鯉魚。
蟲娘門戶舊相望，生小嬌憐各自傷。
書為閒頻愁脫粉，衣經多浣更生香。
綠珠往日酬無價，碧玉於今抱有郎。
絕憶水晶簾下立，手拋蟬翼助新粧。
小極居然百媚生，懶拋金葉罷調箏。
心疑棘刺針穿就，淚似桃花醋釀成。

會面生疎稀笑屬，別筵珍重贈歌聲。
沈郎莫嘆腰圍減，忍見青蛾絕塞行。
自送雲忺別玉容，泥愁如夢未惺忪。
仙人北燭空流盼，太歲東方已絕蹤。
檢點相思灰一寸，拋離密約錦千重。
何須更恨蓬山遠，一角屏山使不逢。
輕搖絡索撼垂蔥，殊閨銀櫬望不疑。
梔子簾前輕擲去，丁香盒底暗携時。
偷移鸚鵡情先覺，穩睡鴉兒事未知。
贈到中衣雙絹後，可能重讀定情詩。
中人蘭氣似微醺，蕪澤還疑枕上聞。
唾點著衣剛半指，齒痕切頸定三分。
辛勤青鳥空傳語，佻巧鳴鳩浪策勳。
為向舊時裙釵問，鴛鴦應是未離羣。
容易生兒似阿侯，莫愁真個不知愁。
賣綠湯餅筵前見，彷彿龍華會裡游。
解意同呈銀約指，含羞頻整玉搔頭。
何曾十載湖州別，綠葉成陰萬事休。
慵梳常是髮鬢髻，背立雙鬢喚不應。
買得我拚珠十斛，賺來誰費豆三升。
怕歌團扇難終曲，但脫青衣便上昇。
曾作容華宮內侍，人間狙獺恐難勝。
小閣爐煙斷水流，竟牀冰簟薄涼侵。
靈妃喚月終歸海，少女吹風半入林。
施盡蘭缸愁的的，滴殘虬漏思情情。
文園渴甚兼貧甚，只典征裘不典琴。
生平虛負骨玲瓏，萬恨俱歸曉鏡中。

君子由來能化鶴，美人何日便成虹。
王孫芳草年年綠，阿母桃花度度紅。
聞道碧城闌十二，夜深清倚有誰同？
經秋誰復念維摩，酒渴風寒不奈何。
水調曲從鄰院度，雷聲卓是夢中過。
司勳綺語焚難盡，僕射餘情懺較多。
從此飄蓬十載後，可能重對舊梨渦。
幾回花下坐吹簫，銀漢紅牆入望遙。
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為誰風露立中宵。
纏綿絲畫抽殘繭，宛轉心傷剝後蕉。
三五年時三五月，可憐杯酒不曾消。
露檻星房各悄然，江湖秋枕當遊仙。
有情皓月憐孤影，無賴閒花照獨眠。
結末鉛華歸少作，屏除絲竹入中年。
茫茫來日愁如海，寄語羲和早著鞭。
黃仲則感情豐富，對於老母、妻子、老僕無不懷念、無不有詩。他的別老母詩是：
寥悵拜母河梁去，白髮愁看眼淚枯；
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！
黃仲則別內詩是：
幾回契濶喜生還，人老淒風苦雨間；
今夜別君無一語，但看堂上有衰顏。
黃仲則贈老僕：
飄零應識主人心，仗爾鋤園守故林；
數載相隨今舍去，江湖從此斷鄉音。
一代詩豪黃仲則，所作詩篇，瑰麗飄逸。世人每讀「兩當軒集」，無不以他英年早逝，天妒奇才深致惋惜！